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隋煬帝豔史  
第三十六回 下西河世民用計 賜雙果絳仙獻詩

詩曰：禍福有先機，天心夫豈微！  
如何明眼者，屈指古今稀。

又云：  
恩情雖在我，離合實由天。  
謾道鸞膠好，無由續斷緣。

話說李淵聞有詔囚執問罪，驚慌無措。見世民說有計可救，忙問道：「汝有何計可速速言之。」世民道：「聖旨既下，進皆死途，退無生路。惟昨日之言，可以免禍。」李淵道：「此事非同小可。幸而成功猶可，倘事不濟，豈不受萬世罵名？倒不如赴詔而死，還不失君臣大義。」世民道：「大人差矣！世治守經，世亂用權，當今天子荒淫，萬民愁苦，若舉義兵而東，如大旱時雨，不數載而帝業成矣，有何不濟！安肯受單車之囚，自取滅亡！」李淵低頭不語。世民又說道：「事已至此，若不早決，死亡在旦夕也。」李淵猶豫不能決。忽左右又報導：「使臣已到了。」李淵一發著忙，不敢出來接旨。只推暴得重病，不能起床。先著屬官邀使臣公廨住下，候病好開讀。使臣因李淵兵權在手，無法奈何，只得住下等候。世民說道：「此等計策，正好延捱時日；若不速建大計，身膏斧鉞終不免也。」

李淵不肯聽，退入後堂，一連數日不出。使者再三催逼，李淵無奈，只得私集幾個心腹將士來商議。眾將士齊說道：「公子之議，允合天人心意，明公不可不從。」李淵道：「本非盛德之事，奈今進退無計，正須從之耳。」眾將士皆大喜，便要商量動手殺使臣。忽左右來報導：「老爺恭喜，朝廷又有詔書到了。」李淵道：「詔書又到，多是催逼，有何可喜？」左右道：「詔書不是催逼，乃是赦老爺之罪，仍著火速討賊，以贖前罪。」李淵聽了，方才歡喜。安排香案出來接旨。接過詔，隨修一道表文，付兩個使臣帶到江都去謝恩，又治酒管待使臣。使臣公事畢，忙辭回復旨不題。卻說李淵見煬帝已赦其罪，便不思量起兵。世民又乘間說道：「時不可失，機不再來。前日推病不接旨，機關已露，禍不旋踵而至。大人何不早早為計！」李淵道：「今日奉詔討賊贖罪，豈可復生他想？」世民道：「當今煙塵四起，盜賊遍天下皆是。大人奉詔討賊，賊可盡乎？賊不能盡，則大人之罪，依然在身，即能盡賊討平，而功高招忌，身益危矣。大人不可不深為之慮。」李淵沉吟半晌道：「容吾思之。」遂退入後堂。正是：

臣節休悲不克終，天心屬意便當從。  
但須懷取憂民意，揖讓征誅一樣功。

李淵思量了一夜，次日喚世民說道：「吾一夕思汝之言，亦大有理。今日行之，破家忘軀亦由汝，化家為國亦由汝。」世民道：「大人既承天命，便當速定大計。」李淵隨請裴寂商議道：「吾兒世民苦苦勸我起義兵，今不得已而從之；但恐力薄，不足掃群雄而安天下。」裴寂道：「晉陽士馬精強，宮監積蓄巨萬，代王衝幼，關中豪傑皆屬意明公。明公若鼓行而西，撫有長安，正如探囊取物耳，更何憂哉？」李淵道：「不知將士之心若何？」裴寂道：「群情已協，惟候明公發令，便可長驅也。明公若不信，只消聚集眾將士，公共謀議，人心便可見矣。」李淵道：「公言有理。」遂傳令召集一班謀臣智士來議事。不多時召至。李淵道：「當今人主荒淫無度，盜賊群起，百姓坐於塗炭。我欲建救民之計，不知諸公以為何如？」問未完，只見大理司直夏侯端出位打一恭，說道：「今帝座欲移，天心有屬，必有真人崛起。某觀參墟歲，其應已在明公。若肯建救民之計，天意良不虛矣。」

言未畢，又有一人出位大聲說道：「天輔有德，若不乘機速發，將來必有後悔。」李淵視之，乃司馬許世緒也。因問道：「不發有何後悔？」許世緒說道：「隋政不綱，天下無主，輔世長民，必須有德。今明公手攜五郡之兵，身據四戰之衝，天且姓氏以應民謠。若收攬英傑，為天下倡大義，帝王之業，一舉可定也。倘無奇計，拘攣小節、遷延不發，一旦為高材捷足者先得之，寧無後悔？」司馬武士奇與勳衛唐憲等，紛紛出位，俱勸李淵起兵。李淵見眾人同心合義，共謀大事，滿心歡喜，遂決意興師。因說道：「諸公既如此見推，焉敢有辜眾望！誓必掃清寰宇，以拯斯民。」眾將齊說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則天下幸甚！」李淵遂傳令，一面掛招軍旗，招納豪傑，一面開倉賑濟貧民，大行仁義之事。百姓歡悅，不旬月招集得附近郡縣人馬，共有二十五萬。

李淵大喜，又與世民商量，自號為大將軍；以裴寂為長史，掌理記錄，參贊軍務；以劉文靜為司馬，議論軍情，運籌帷幄；以唐儉、溫大雅為記室，備修詞命，主行文檄；以劉政會為司寇參軍，隨理機密，以備顧問；以崔善為司戶參軍，占候風雲，卜推敵賊；以張道源為戶曹參軍，掌理軍數，前後提調；以姜謨為司功參軍，審察地勢，排軍佈陣；以殷開山為先鋒，逢山開路，遇水疊橋；以長子順德為驍衛，攻城略地，剿殺成功；以劉弘基、竇琮、王長諧、姜寶誼、楊屯俱為左右統軍，如有緩急以備救援。其餘文武，俱隨才授任。以次子世民為領軍都督，統管三軍。分撥已定，便擇日出師，先旁略郡縣，後取關中。真個是旌旗招展，盔甲鮮明，進退坐作，井井有方，十分強盛。後史官有詩贊之曰：

隋室日淪亡，英雄起晉陽。  
讖圖先應李，民志已趨唐。  
旗展龍蛇動，營開罽虎張。  
試看時雨沛，一掃正封疆。

李淵一面發檄文，佈告天下；又遣劉文靜為使，交結突厥為援，竟領兵殺奔關中而來不題。

卻說煬帝見天下攪亂，心緒不寧；又貶了袁寶兒、吳絳仙，無人消遣，情景愈覺不暢。每日只勉強尋些事兒，飲酒作樂。一日與蕭後在宮中小飲，只有朱貴兒、杏娘、羅羅隨侍，飲到半酣之際，煬帝說道：「悶酒吃不下去，我們行一個口令兒何如？」蕭後道：「最妙！就請陛下起令。」煬帝道：「朕要就眼前人名，拆一字為二三字，要順文理，取可離可合之意。說得來大家賀一杯，說不來自罰三巨觴。」蕭後與眾美人都說道：「妙，妙！」煬帝道：「朕就取杏娘的『杏』字為十八日。」蕭後用手在案上寫了看道：「十八日合來果是個『查』字，說得有理，該賀。」大家同吃了一杯。煬帝道：「朕說過，該到御妻了。」蕭後一時想不起，因說道：「不必論先後，有的就說罷，容妾再想一想。」煬帝道：「既是娘娘要想，你們有的就說。」杏娘道：「妾就取羅羅的『羅』字為『四維』，不知可好？」煬帝道：「好一個四維。虧你虧你！也賀一杯。」大家又吃了一杯。羅羅道：「好的都說了去，妾沒得說，情願罰一杯罷。」煬帝道：「此令無甚深意，胡亂說一個，只要通得去便罷，何必先罰！」羅羅笑道：「妾就取朱貴的『朱』字，為『八牛』何如？」煬帝道：「也罷也罷！大家也喝一杯。」朱貴兒道：「妾就取皇帝的『皇』字為『白主』罷。」煬帝笑道：「略勉強些，也還賴得去，准了准了。」大家吃完了酒，只少蕭後不曾說。煬帝道：「御妻思久，定有妙意。」蕭後道：「妾一時說不出，就步武陛下，單取個『李』字為『十八子』罷。」煬帝見說李字，沉吟半晌道：「『李』字離合之意雖說好，但座中無李姓，殊覺不切。」蕭後道：「要取在座之姓，只剩妾一『蕭』字，怎生離合得來？」煬帝道：「離合不來，許御妻添除罷。」蕭後道：「若許添除，便除去上邊草頭半個，左邊添一水旁，湊成一個『淵』字何如？」

煬帝聽見先說李字，已有十分不快；又見說合淵字，不覺佛然變色。你道為何？又因兵權屬於李淵，又見前日推病不肯接囚執之詔，心下十分疑忌。今恰恰道出他的姓名，以為讖語，故佛然變色。蕭後見煬帝失驚作色，因說道：「妾說的不好，願罰一杯。陛下何須驚怪！」煬帝歎一口氣道：「此天意耳，非御妻之過也！」蕭後猶漠然不知。正要再問，忽幾個掌朝太監慌慌張張來報導：「萬歲爺，不好了！唐國公李淵，率領關右一十三郡兵馬，在晉陽招納豪傑，賑濟窮民。天下英雄，望風皆歸。又北連突厥，兵威十分大振。今殺奔關中，西京旦夕莫保，伏望聖旨定奪！」煬帝大驚道：「李淵果然反了，吾不知此事寧有鬼神耶？何先驗若

此！」蕭後道：「李淵既反，西京必然有失，如之奈何？」煬帝道：「朕前已遣高德儒為西河郡丞督兵討賊，今只消差人再加一道敕書，著他並拿李淵至江都問罪。」蕭後道：「既如此，宜速不宜遲。」

煬帝隨傳旨兵部，著高德儒火速進兵徵討李淵。兵部領了旨意，忙差人連夜飛馬傳到西河來。且說高德儒，乃親尉校尉，原無才智，自報彩鸞之瑞，得驟升朝散大夫，漸以讒諂得倖。不期太原反了劉武周，差他為西河郡丞，徵討群賊，不敢推辭，只得赴任。到了西河，見四境兵戈擾攘，十分畏懼。每日只閉城困守，哪裡敢徵討誰人。不料李淵又興義師，移檄四境徵兵，遠近豪傑風從雲屯，民心向慕如水就下。不旬月，聚集人馬二十五萬，長驅而西，直指關中。高德儒探知消息，嚇得魂不附體。料不敢議戰，只準備作堅守之計。忽兵部報馬傳旨催他進討李淵，慌得手足無措。欲要進討，自知勢力不及；欲要閉城堅守，又怕違悖聖旨。正躊躇不決，忽哨馬來報導：「李世民政領兵二萬，飛奔西河而來，人馬十分驍勇，請老爺鈞旨定奪。」高德儒驚慌不已，忙聚集眾將商議。正是：

螳臂擋車勢不支，虎臨羊穴自然危。

笑他讒諂奸貪輩，安敵堂堂仁義師！

不多時，眾將齊集。高德儒說道：「目今唐兵壓境，爾諸將有何妙計，可以破敵？」只見階下閃出一人，高聲說道：「水來土掩，兵來將擋，有何妙計？不過操練精兵，開城迎敵耳。」高德儒定睛一看，認得乃部將廖元也。因問道：「迎戰固是，但唐兵勢大，如何抵擋得住？」廖元道：「主帥奉詔討賊，安可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！某雖不才，願假精兵三千，必斬李世民之首，擲於麾下。」高德儒見廖元說得雄壯，滿心歡喜道：「得將軍如此，吾無憂矣。」遂發精兵三千，付廖元操練，準備出城迎戰。次早報唐兵已臨城不遠下寨，廖元忙領了三千人馬出城，也紮了一個營盤。高德儒親自在城頭略陣。兩陣對圓，唐陣上擁出一位少年公子，頭帶束髮金冠，身穿鎧甲細鎧，手執定唐寶刀，生得天日之姿，龍鳳之表，果然是一個創業天子，比眾不同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隱隱君王相，堂堂帝主容。

薄雲殘霧裡，行處顯真龍。

兩邊排列著一班戰將，都金盔耀白，劍戟橫空，十分整肅。廖元遠遠望見，知是李世民，忙兜馬出陣，厲聲高叫道：「來將莫非李世民？」世民答道：「汝是何人？既識大名，何不早早納命。」廖元道：「吾乃高德儒部將廖元。汝父子乃天子至戚，世受國恩，委以重權。今不思報補，反領兵犯境，是何道理？」世民道：「朝廷被汝等奸佞蛊惑，以致天下倒懸。吾起義兵救民，皆順天心人望，豈汝小人所能知也！」廖元大怒，挺槍便刺。世民側首，閃出一員大將殷開山，舉宣化斧劈面相還。戰不數合，殷開山撥馬便走。廖元以為戰勝，招動軍士，一齊掩殺過來。

李世民看見，忙把令旗一展，忽一聲號炮齊響，左脅下湧出一員大將劉弘基，右脅下湧出一員大將長孫順德，將隋兵衝作兩段，首尾不能相顧。殷開山復領兵殺回，廖元情知中計，忙拼死命殺回。比及殺出重圍，三千軍士，早已損傷大半。高德儒望見，不敢領兵救援，只得開放城門，讓廖元敗入，然後緊緊關上。唐兵追至城下，一聲炮響，將城四面圍了，日夕攻打。高德儒十分憂懼，又聚集眾將商議：「廖元恃勇取敗，幾失此城。如今唐兵四下圍繞，進戰不能、退守無計，卻將奈何？」參謀宋仁說道：「戰與守俱恨眾寡不敵，必須求一支救兵，內外夾攻，方可解圍。」高德儒道：「燕地薛世雄與吾交最厚，若求救於他，三日之內，必肯統兵相救。但恨團團圍住，誰能殺出重圍，前去求救。」廖元說道：「某願前往，將功贖罪。」高德儒道：「層層都是唐兵，如何可去！」廖元道：「只須半夜縋下城去，悄悄偷過唐營，便好前去。」高德儒大喜道：「此計甚妙，但事不宜遲，便可速行。」隨修文書付與廖元。又叫眾軍士，用長繩將廖元乘黑夜係下城去。廖元自縋城之後，一去三日，並無消息。高德儒在城中十分焦躁，每日上城窺望。

但見唐兵圍得鐵桶相似，毫不見燕軍動靜。到得第四日，將約二更時候，忽聽得城外金鼓震天，殺聲動地。高德儒慌忙登城觀看，只見城下火炬接連，就如白日一般，火光中廖元帶領著一支人馬，盡打薛世雄旗號，殺得唐軍紛紛倒退，竟奔城下而來，大叫道：「薛世雄救兵已至，快快開城。」高德儒認出廖元，滿心歡喜，慌忙上馬出城迎接。才至壕邊，忽背後突出一將大叫道：「佞賊哪裡去？吾殷開山等候久矣。」高德儒忙回頭看，見是唐將，吃了一驚。急要回馬入城，早被殷開山舒開猿臂，輕輕捉過馬去。眾軍一湧進城，誰人抵擋得住？原來廖元縋城偷走，被唐兵捉住，搜出文書，知是求救，要斬廖元。廖元事急，情願投降。故李世民將計就計，令廖元假作薛世雄人馬賺哄城門，先著殷開山伏於壕邊，以便搶入。高德儒倉促之中，不辨真假，故被世民一鼓而下西河。正是：

兵家多妙算，實實與虛虛。

愚昧無知者，徒教社稷墟。

次日李世民入城安民，殷開山縛高德儒來見。世民細細數罵道：「汝指野鳥為鸞，以欺惑人主而取高官，乃僥倖小人。今日被擒，有何理說？」高德儒道：「某雖不德，乃朝廷大臣。尊公起義兵，不過為救民耳，焉可誅戮大臣，以傷仁望？」世民道：「吾起義兵，正為誅佞人也，豈可留此讒諂之輩！」遂令軍士牽出轅門，斬首示眾。可憐高德儒以獻媚得官，何等興頭，終不免刀頭結果。正是：

當時野鳥指為鸞，全仗區區佞得官。

不料明王獨誅佞，十年諛諂一朝殘。

李世民既取了西河，誅了高德儒，兵威愈覺大震。早有飛馬報到江都，報與煬帝。煬帝聞知此信，甚是驚慌。蕭後道：「時事漸非，如之奈何？」煬帝低頭不語。蕭後又道：「兩京若失，陛下與妾便無家可歸矣。」煬帝沉吟良久，急歎息道：「天下者，乃天下人之天下，非一人之天下。有一日之福，且享一日之樂，況天子四海為家，何必定戀兩京？」遂同蕭後日日只尋取樂事為歡，並不理論國事。一日，煬帝獨步宮樓，見四圍春山如畫，忽思想起吳絳仙，因歎息道：「此春山濃秀，恍如吳絳仙的長蛾眉相似，久不得見，殊令人懷想！」正徘徊間，忽一郎將自瓜州公幹回，得合歡水果一雙，獻與煬帝。那水果乃時新果品，層層疊成，上邊俱是玲瓏花草，中間卻製成連環之狀，故名合歡水果，十分工巧。煬帝看了大喜道：「此果名色甚佳，可賜吳絳仙，以見不忘合歡之意。」就叫一個黃門，將水果走馬到月觀，賜與吳絳仙，立等回旨。黃門領旨，不敢遲緩，上了馬，加一鞭，飛奔月觀而來。到了觀中，只見吳絳仙不梳不洗，俏憑欄杆而立，甚有寂寞不堪之意。後人有《小重山》宮詞一首，單道宮女蠲棄之苦，云：

一閉昭陽春又春，夜寒宮漏永，夢君恩。臥思陳事暗銷魂，羅衣濕，紅袂有啼痕。歌吹隔重闈，繞亭芳草綠，倚長門，萬般惆悵向誰論？■情外，宮殿欲黃昏。

吳絳仙看見黃門手捧一物，匆匆而來，忙問道：「手中何物？你來必有事故。」黃門答道：「皇爺思念貴人，特賜合歡水果一雙，以表不忘合歡之意。」吳絳仙聞說，忽愁顏變喜道：「自從遭貶，只道秋風紈扇，再無溫暖之時，不意皇爺尚垂恩盼。」黃門道：「皇爺立候回旨，貴人可快快謝恩收了。」吳絳仙惟排香案，向北再拜，謝了聖恩。將合歡水果連盤接來一看，不期黃門走馬太急，內中合歡巧妙之處，俱已搖散。吳絳仙看了大驚道：「名為合歡，實不合矣。皇爺以此賜妾，是明明棄妾也。」

說罷，早盈盈流下淚來。黃門忙解勸道：「貴人不必疑心，此果在御前賜來時，原絲毫無傷。只因旨意催促太急，走馬慌張，以致搖散，實非皇爺以破果賜貴人也。」吳絳仙道：「好好賜來，到此忽散，縱非皇爺情解，亦乃天意如此，妾之命也。」黃門再三勸慰，吳絳仙終有幾分惆悵不喜。黃門道：「貴人且莫過慮，有何言語吩咐，好去回旨。」吳絳仙欲待不傳一語，又恐逆了聖意；欲竟自懇懇致謝，一腔幽怨之心，又不能達；欲細細說與黃門，又委曲不能盡。沉吟了半晌，忽想道：「如此方好。」因拿出一幅紅箋小簡，飽染霜毫，盡將滿懷心事，題詩一首，封了付與黃門道：「好為妾致謝皇爺。」黃門接了紅箋，依舊飛馬回宮獻與煬帝。煬帝展開一看，只見上面題詩四句道：

驛騎傳雙果，君王寵念深。

寧知辭帝裡，無復合歡心。

煬帝看了大驚道：「細觀此詩，憂懷百種，離恨千端。朕一團好意賜她雙果，絳仙來辭，何悲怨之深也？」因問黃門道：「吳絳仙為何題詩，內有怨意？」黃門情知隱瞞不得，慌忙俯伏在地奏道：「奴婢該萬死。」煬帝道：「怎麼你該萬死？」黃門道：「奴婢因聖旨嚴緊，走馬匆忙，一路將合歡水果搖散，吳絳仙見了，只疑萬歲爺有心賜她散果，故題詩微有怨意。」煬帝道：「既是為此，你就該辯明原是整的。」黃門道：「奴婢已細細說明，吳絳仙又道：『縱非皇爺情解，也是天意如此。』只管嗟咨歎息不已。」煬帝道：「絳仙可謂深於情矣。」隨放走黃門，復將詩句顛倒細看。忽又贊歎道：「絳仙不獨美貌絕世，只此詩句，意切詞工，亦何愧於左貴嬪乎？真可稱女中相如也！」正把玩間，忽背後閃出一人，劈手將詩句奪去說道：「是誰淫詞？陛下這等稱贊！」煬帝猛然回頭，吃了一驚。正是：

意好翻成妒，情深忽作癡。

個中真切處，唯有自心知。